

以美文 暖人心

栀子花开

□ 黄健

看似不经意的绽放
其实是特意绕过了春天的妖娆
以一身清丽素颜
安静地盛开在江南的雨季里

每一个洁白的花瓣
就是一页情窦初开的信笺
涂满欢与愁的字节
在悠长的雨巷里传阅
很轻很轻
却烙痛了巷子的每一处神经

浮动的暗香
早已晃疼我青春的记忆
时光溯源而游
十八岁那年隐痛的相思
躲在一扇门后
悄然开启又怅然阖拢

我多想伸出我的臂膀
揽一缕清香在怀里
来纪念那个
青葱的不曾言语的初夏

瓜趣

□ 张金刚

提起瓜,我便满心欢喜,骨子里都有种丝缕纠缠、无法割舍的情愫在,且日益浓烈,深深眷恋。一次探访农家,我着实为他家屋里、院中堆垛了一地的南瓜而激动不已,大的小的、圆的弯的,黄的绿的、老的嫩的,色彩鲜丽,瓜态各异;老头老太面带笑意,坐在瓜堆里悠然地切晒南瓜干,极富富相感。一堆瓜,就是土地的馈赠,就是丰收的年景,就是殷实的日子。

春来,雨润,酥软的田地,便是瓜们的温床。农人早已按捺不住,平地、施肥、选籽、播种、浇水、覆土,娴熟而虔诚地将珍藏一冬的瓜子种入泥土,也种下了他们一年的辛勤和期待。各种瓜,应需而种,应地而种,田间沙埂、房前屋后,潜心赴一场瓜田之旅、瓜趣之约。

不日,柔嫩的秧苗拱出地面,拔高、生茎,一条条藤蔓如伸长小手、讨求拥抱的孩童。给它一根支架,便乖巧缠绕、攀爬、向上;若不理,它便左探右探,淘气地与小伙伴扭打在一起,趴在地上,拉都拉不开。黄瓜,便是这脾性。因此,黄瓜架搭得分外高挑、整齐,让小黄瓜们在屋脊状的架下悄悄地开花、长大,直至它们水灵可人、满架垂挂。

黄瓜再淘,也淘不过“偷”瓜的小子。他们专挑直溜娇嫩、顶着黄花的摘,摘了就跑,到河边将碎瓜刺、洗净,爽快地啃嚼个过瘾。生吃,微甜、脆生、清新、爽口。巧手的妈妈们,可以做出黄瓜拉皮、黄瓜蘸酱、黄瓜炒蛋、黄瓜凉面、黄瓜泡菜等家常美味,足以让人回味无穷;刀法精湛的,还可做出极显功力的蓑衣黄瓜,饶有情趣。夏天,有了黄瓜,人们便可清爽一夏。

南瓜,就显野性十足、皮实多了。沙滩、山脚、地垄、墙根,随处种下,随性生长。人们趁一场雨,简单的种下,然后就不管不顾,只待

秋收。翠绿粗壮的长藤顶着绿叶、黄花,匍匐前行,遇树攀爬,遇墙依附。无依无靠的,就顺地跑,摆下一个一个南瓜,骨碌一地。有的南瓜,藏在草丛中、枝叶下,给摘瓜者奉上一个大惊喜;有的高高挂在树梢,想摘还要练就爬树本领哟!

指甲一掐,手指一敲,便可分辨南瓜成熟度。嫩瓜,一掐出水。寻个雨天摘了,擦丝儿与猪肉拌馅包顿饺子。老瓜,呼呼作响。一个个摘回,堆成一堆,看着就熨帖。削皮、去瓢,用刀旋成长条,或切成方块,晾晒在粮囤上、屋顶上,成为一道靓丽的秋后风景。鲜南瓜、南瓜干,与米、豆、粳一起熬粥,味道美极。最忆母亲的蒸南瓜,焦黄水嫩,香甜诱人。南瓜子,晒干,除了留种,其余炒食,喷香无比、风味独特,是农人冬闲时光不可或缺的美食。

西瓜,多汁消暑,倍受推崇。滚圆的西瓜,刀起刀落间成片、成块,不亦快哉;绿皮、红瓤、黑籽,大口吃着满嘴生津,好生畅快。西瓜好吃,种着却累人。施肥管理自不必说,最让人心疼的是瓜农在瓜田搭棚看瓜,他们昼夜守着,只为收成。

种瓜,是一种生活方式,极富田园风。菜园里,种上一架黄瓜、瓠子,一畦西葫芦、冬瓜;田边上,种上几蓬南瓜;庭院中,种上一棚葫芦;墙根下,种上一墙丝瓜、苦瓜……随心侍弄,瓜果飘香,生活也便活色生香。

瓜,是一个神奇、多情的物种,总给人一种饱满、喜悦之感。种瓜、赏瓜、吃瓜,趣味无穷,这已成为我以至更多人植根心底的一种情怀。一天,妻子买回一个南瓜状的坐凳,顿时让我想起了梭罗说过的一句话,“我愿坐在一个南瓜上头,垂钓一池晶莹剔透的繁星……”。于是,我又想起了故乡那一地南瓜。

划过水面的鸟鸣

□ 戴永瑞

又一次走进了家乡的湖,就像又拥入了母亲的怀抱。身边的一草一木,连它们生长时的每一次呼吸,我都很熟悉。那水有着绿色的魂魄,像绸缎一样在滑动。水边的芦苇荡起脚,屏息凝神,它要竭尽全力望到水的尽头。

请原谅我,到现在还没有提到鸟儿。这样的水,这样的芦苇,其实最适合鸟儿自在地生活了。大纵湖里的鸟儿有几十种,竟然还有长尾伯劳、虎纹伯劳、天鹅这样的珍稀鸟类。它们出没于这样的水、这样的草之间,无论在哪个季节里,我们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,听到它们的鸣叫。

这次我们一行十人,从同心岛码头出发,乘着游船向着外湖中的小岛驶去。一边听着行船划过水面的声音,一边听导游解说。导游告诉我们,那个小岛叫鸟岛。我这才知道,这人工堆积的小岛,居然拥有与青海湖中“海西皮”小岛同样的雅称。心想,这小岛上一定有着让我们惊奇的看点。

船靠小岛,我不禁回看湖岸。阳光下,湖岸边青青郁郁的芦苇反射着光亮。风吹过来,我分明嗅到淡淡的植物清香。水面上忽地窜过一只灰色鸟儿,扑闪着翅膀“嘎”的一声远去了。那清清脆脆的鸣叫从水面划过,又“刺溜”一下从心底蹿过,让人顿生超然物外的绝妙之感。

移步上岛,却不见鸟儿的踪影。大家便四处搜寻,小岛是靠湖心的淤泥堆积而成,脚下的泥土可

以找到佐证。刚栽种的草木已经焕发生机,草木之间有还没来得及清理的鸟粪。正疑惑间,小岛的工作人员就带着我们走进一处旷地。我惊喜地看到了成群的斑头雁,头顶的两道黑色带斑很是醒目。听导游说,斑头雁的叫声响亮。我随即想起,小时候一个人在夜空中喜欢听鸟鸣,那洪亮的声音在夜空回荡,那样的情景,那样的心境让人永远难以忘怀。能给人带来宁静的,不仅仅是我的村庄,还有这样可爱的精灵。正遐想间,有高亢嘹亮的鸟鸣传来,抬头望去,几只高雅的丹顶鹤悠悠地踱来,有游客忙蹲下身子和它们亲近。丹顶鹤一直生活在离我家乡不远处的大纵湖,偶然有鸟儿飞到这里作个小憩,也是不足为怪的。要知道,大纵湖也是有名的湖荡湿地。负责饲养的小陈向我们介绍,每年的春季都有成批的丹顶鹤在大纵湖逗留,有一些竟然成了这里的常客。其实,除了丹顶鹤,我们还看到了其他不常见的鸟儿。它们在我们的脚步声里不时地惊起,在空中呼啦啦地盘旋,然后轻盈地落下,之后一切便归于沉寂。看得出,鸟岛正在建设之中,我们没有看到想象中的那么多的鸟窝和鸟蛋,但我相信,鸟岛会吸引更多的鸟儿来这里聚会,鸟岛的建设也会和自然融为一体。

离开鸟岛的时候,太阳已经偏西了。我想象着众鸟归岛的壮观场景,不由得赞叹大纵湖景区人鸟和谐的自然生态,以及景区工作人员所付出的辛勤努力。

一面湖水

□ 林戴

我俩的倒影写在湖面上,像一幅不知名的水墨画,在夕阳洒开。我们呢喃细语,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,蛰伏的鱼儿肯定懒得听,偶有耐不住寂寞的水鸟掠过水面,但没留下任何痕迹就飞走了。我信手捡起一块小土块,在湖面上打了一个不算华丽的水漂,湖水仿佛被惊动了,一下,我们把笑声留下,又匆匆往前走。

湖畔有个楼阁,是观湖楼。登楼远眺,大湖泱泱;一面湖水,尽收眼底。此刻,我觉得自己的胸怀也宽广起来,所有的疲惫荡然无存。面对如此坦荡无垠的湖水,我能做到的就是报以一声长啸,让没有文字却内容丰富的吼声在湖面上回荡。她在一旁早已有了笑的冲动,挽起我的臂膀磨蹭。我们依偎着,任朔风放肆地从破了玻璃的窗子穿过后刮在身上,但觉得不冷。也许是宽阔的湖水让我们感动,也许是爱情的火焰正在燃烧,也许本该如此……

这就是大纵湖,一面曾经让我心旌摇曳的湖水。

多年以后,我再次来到大纵湖。这里有了七层的兴湖塔,有了慈祥的水月观音,有了香火旺盛的龙兴寺,有了边疆风情的阿瓦山寨,有了流芳百世的二十四孝石,有了诲人不倦的板桥书屋,有了可歌可泣的七子岛,有了红色文化的柳堡村……所有的这些,都生动展示了大纵湖的文化底蕴。然而,我总觉得还是少了些什么,那些民俗风情的载体,那些健身康体的时尚元素……大纵湖好像也应该有这些啊!

当然,我最爱大纵湖的,永远是那一面湖水!

熊猫眼·军功章

□ 吴君之

一夜春雨,将连日来的雾霾荡涤得无影无踪,太阳在澄净空明的蓝天里露出了久违的笑靥。公安大楼里,亮了一宿的灯光渐渐消融在晨曦中。透过窗户看进去,一个个满面倦容的身影伴随着骨头间“咯噔咯噔”的声响,从办公桌前站起。他们虽然眼窝深陷,却无碍眼神炯炯;即使制服褶皱,也难挡警徽熠熠,正用嘴角的笑意去迎接朝阳的绽放。

这几年,迅猛发展的城市化、信息化、市场化,不仅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,各类犯罪手段也呈现多样化。觊觎他人财物的投机者们,一刻也未停歇过他们不义而取的晦暗心思,这就给公安机关的侦查破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
初春时分,乍暖还寒。独自居住的“张女士”晚上加班结束后,匆匆赶回家,只想美美地泡一个热水澡,洗去一天的疲惫与忙碌。当她走过洗衣房时,人生第一次最不愉快的事发生了:一个蒙面持刀的男子就站在她面前。霎时,她的大脑一片空白。蒙面持刀男子动作麻利地将张女士的手脚捆住,并威胁她不许出声。就这样,她被歹徒控制在二楼的东房间里。也不知过了多久,等张女士回过神来想要自救时,那歹徒早已杳无踪迹了……

盐都区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干警们凌晨接到指令,没有一丝皱眉,因为他们深知“职责所在,义不容辞”。经过第一时间的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,发现犯罪嫌疑人劫走了张女士的3000余元现金,现场却没留下任何痕迹。足智多谋的干警当机立断,转移侦查方向,根据张女士所描述的犯罪嫌疑人的外貌特征、口音语气、行为习惯,沿着歹徒可能的活动轨迹作逆向思考,推理其作案动机与逃离作案现场后的去向,不觉间一夜倏忽而逝,每个人都变成了“熊猫眼”。领导要求他们回去休息,可刑侦干警们说,“这么一个丧心病狂的犯罪分子,想着他还在社会上逍遥,我们怎能安睡?”于是,“熊猫眼”们精神抖擞,继续投入到案情的研判及侦破之中。

张女士所在的小区有几个出口,每个出口又有几条岔路,犯罪嫌疑人进出的路线可能有数十种,尽管窜逃路线是他精心设计的,但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。查找的过程是艰难的,当锁定一个监控画面时,他们异口同声地说:“就是他!”这掷地有声的话语,就是已经出鞘的无形审判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
法网恢恢,疏而不漏。通过数十小时的奋战排查,“熊猫眼”们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。之所以能将刁钻狡猾的恶人绳之以法,是因为“熊猫眼”们身怀刑警精神、百战警魂,这不是一个情操与道德低到尘土里的蠢贼可以理解的。

多少个不眠之夜,刑警们生擒了多少个侵害妇女儿童利益的下流胚子;面对眼馋车内财物的“阴沟老鼠”,他们碾压横推,绝不姑息;面对尾随公交作案的扒手团伙,他们罗网密布,神兵天降;面对入室而取的梁上“君子”,他们微服乡里,巧建功勋;面对独“爱”他人电驴的“车贼”,他们追赃设伏,守株待兔。他们常态化地加班无休、研判案情、攻坚克难,从不喊苦喊累,恪尽职守,默默奉献在第一战线。“打击犯罪刻不容缓,惩恶扬善义不容辞,对作奸犯科绝不姑息,对为非作歹亮剑斩之”,这就是他们始终秉持的信念。他们,是人民的守护神,是刺破黑暗的黎明之光。

东方的朝霞已然跃上了浅浅的云头,崭新的一天开始了。这座城市里最晚睡下、最早醒来的可爱可爱的他们,再度以饱满的热情、昂扬的斗志,踏上了新的征程。

看,公安大楼里那一间间办公室的窗台微动着,里面的人是目光如炬的图侦高人,还是鉴材识人的技侦专家,抑或是箭无虚发的侦查能手?“肩挑凡事,拳握初心。”刑警们在扫毒擒凶、打击破案的征途,初心不忘,矢志不渝,从而脚步愈行愈坦,道路越走越宽。虽说他们那一张张英俊的脸上时常会出现“熊猫眼”,但在百姓的心目中,那就是一枚枚熠熠生辉的军功章!

小巷深深

□ 朱文杰

那个夏天,我刚刚来到这座江南小城,也许是不知前方的路到底在哪儿,平白地觉得丢了什么似的,总有几分落寞。忙碌之余,常常一个人步入小巷深处。

当时,我住在老城区,周围都是那种幽静深长的小巷。青而发光的石板路,青砖砌就的厚实老墙,高高的,上面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,从两面把巷子逼得细细的。走在这样的巷子里,空气总是微湿的,荡漾着不知谁家院宇里飘来的淡淡花香。那样走一阵,忽然就希望有一阵微风才好。忽然头脑里闪过戴望舒的诗,“撑着油纸伞\独自彷徨在悠长,悠长\而又寂寥的雨巷\我希望逢着\一个丁香一样的\结着愁怨的姑娘……”仔细想想,觉得很傲娇,不由笑笑——其实那样的雨巷真是美,就一个字:“美”。傲娇也罢,自然也要,趁着微雨时,若有时间,我是少不得走在雨天的巷子里的。青石板一阶阶铺下去,湿湿的,边上的苔痕被雨一打,翠生生的,有些空灵,有些滑。于是,脚步不由变得慢悠悠的,反正没什么要紧事,走到哪是哪。我要的,只是雨巷清幽怅惘的意境而已。

有个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的巷子,拆迁了一半,居民已走了一半,还

有一半正准备走,路边乱七八糟地堆着些杂物。远处传来嘈杂的声音,在一家尚未拆迁的小店附近,有人在嚷嚷,又有孩子在唱着歌,几个孩子在一片砖块瓦砾间愉快地打闹着。三两个妇人坐着,面前一堆绿,拣菜、剥毛豆,东家长,西家短,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你——这是个世俗的世界,这是个杂乱的生活。然而,小店左侧却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淡然。凹进去的小片空地,长着两棵高大的泡桐,粗粗直直的树干,枝丫上乱哄哄开着成串的泡桐花,空空的白里透着些碎紫色。泡桐树下,一个石桌,两个老人却目不斜视,兀自沉浸在一篇黑白世界对弈。都是那种小巷深处极平常的老头,一个用玻璃茶杯,浓酽酽的茶,茶叶倒有一大半,杯里的水有些发黑;另一个用的是紫砂的壶,想必水也是黑酽酽的,有些涩。老人们的那份杂乱中的闲适与散漫,一时让我驻足——棋果然走得也是极慢。

小巷深处,家家户户西墙上爬满了密密的爬山虎,恣意而为,野性勃勃。重重叠叠的绿中,露出了一个小小的窗子,隐隐可以看见窗台上杂乱摆着仙人掌、吊兰,吊兰淡绿的细叶全给爬山虎大写的绿给淹没了。时不时,透过窗口,可以看见一个扎红头绳的小女孩提着水壶,很小心地浇

水。我总是等她浇完了水再走,水洒下来,石板路有些湿湿的痕。站着,望这小丫头浇水,一时心就变得单纯起来,有一种莫名的淡淡喜悦。女孩也就是七八岁,却极乖巧地做着这些事儿,平白地就觉得那片爬山虎后面一定是个诗意盎然的家庭。女孩偶尔低下头,看到站在楼下巷子里的我,有些害羞地抿嘴笑笑,然后继续浇花。待我再次回眸时,就已经看不见她了。

夏日的江南,长了根的雨在湿漉漉的巷子里起落。那样一个深巷,那样一片被绿色爬山虎包围的窗子,以及那个含羞微笑的女孩,却成了一个不相识的另一人印象里动人的小巷图画。这个夏天,我的心落户于小巷深处。